

窗外如斯，瘦弱、混亂、焦黃的面孔象徵著被磨難的鍛造，那是清晨。

泥土、樹木和草根爬滿了植被地帶，是那種赤裸裸而無奈的躺倒——颱風如斯厲害！

古時城牆上的戰士，那些守兵，我彷彿看到了他，他們，身上插著利箭，趴在城牆上。正如那棵樹，轟然而倒，任你甚參天古木，倒了不失為一個好路障。這不正像人死了只是一具屍體麼？

颱風，它有時像流星一樣，卻不同於流星。它也一樣稍縱即逝，但颱風不像流星一樣美。它狂暴猛烈，手舞足蹈地帶來一場催命的暴風雨。可是它出名了，它讓滿目蒼痍成為了名聲。

倒塌的樹，橫七豎八的鐵柵欄以及各個高雅不起來卻總喜歡到處爬的白色垃圾包圍的紅磚路。濕潤、無盡的濕潤緊緊罩著這個城市，可是路上的路障，路邊的垃圾，路盡頭的混亂卻突破了濕潤，讓我只能注意到那些，其他卻讓我除了濕潤，毫無擦覺。

颱風遺落的是一個嘆息的城市。我踩在水面上，就像踩倒了舊時代。颱風它人人皆知了它殘酷地表演了一番然後離去。就似它走了後，城市就隕落了——雖然並沒有。

就像某些人的背後總是有一些落寞的事物。我或者我們，究竟做了颱風還是城市？埋沒在泥裏的我們，把自己撕心裂肺地發揮出來，是否就會像颱風一樣不計後果？這在自己眼裡豈不是最輝煌的麼？即使破壞，即使被唾罵，卻達到了人生的巔峰。

那就是颱風所想。

而這個城市，就像爬滿鐵鏽的水管，它的氣質很像被遺忘後的產物。我們到底是不是被颱風當成向上爬的梯子？我們只能仰望著那個贏家。

寧可生而鳴，不為死而默！我們可選擇在這個城市突出，或成為舊時代。可是，在這片清晨，一切都是未知的，又像往常一樣平靜。

慘白的雲，就像我的心情。到底下一次颱風又會是什麼時候？是什麼颱風？這個城市又會如何？清晨直至黃昏，就像人生，尤在繼續。

嘆息的是城市。

清晨如人生，

你我如颱風。